

徐化芳
著



有这样一个时代

男人一生都要有几个兄弟

兄弟间虽有有着不同的信仰
却有着同一种情怀——兄弟情

兄弟是每一个中国男人的信仰，
即使是在今天！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Y O U Z H E Y A N G Y I G E S H I D A I

有这样一个时代

徐化芳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这样一个时代 / 徐化芳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2-08485-8

I. ①有…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764 号

责任编辑: 陈朝华 武 坤 左 旋

责任校对: 武 坤

策划编辑: 安 安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印制: 施立青

书 名 有这样一个时代

作 者 徐化芳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km.yn.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5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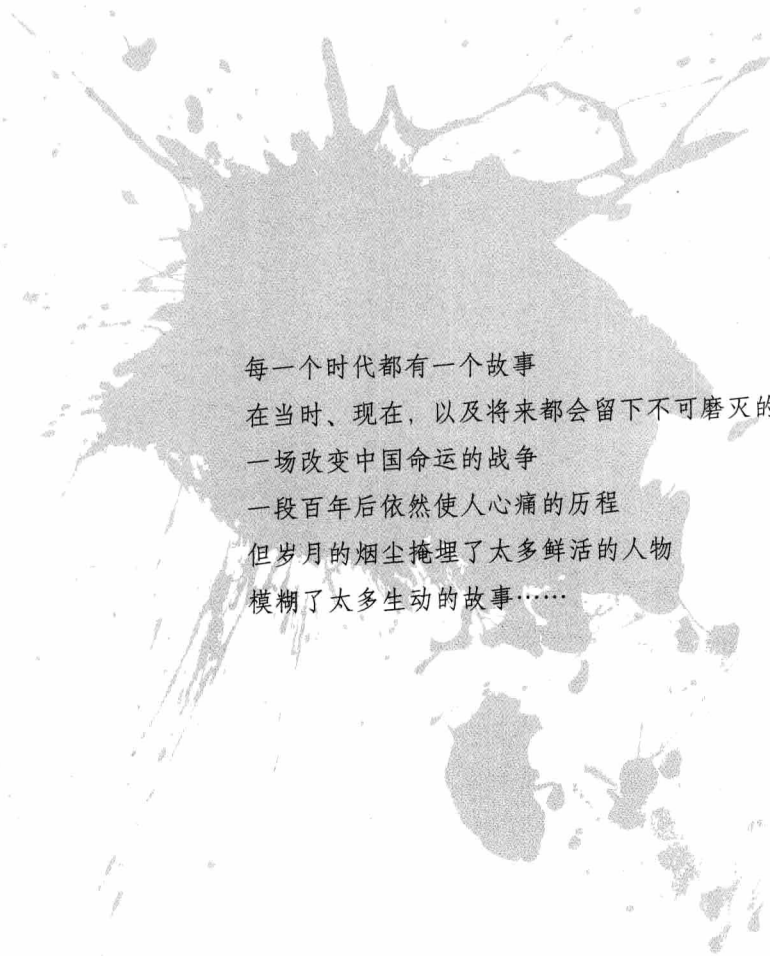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8485-8

定 价 29.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故事
在当时、现在，以及将来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一段百年后依然使人心痛的历程
但岁月的烟尘掩埋了太多鲜活的人物
模糊了太多生动的故事……

黎明前那渐渐稀疏的残星，似乎还在贪恋即将逝去的漫漫长夜，闪烁着清冷明亮的目光，窥视着一座座雄峻的大山，一条条滔滔的江河，一棵棵瘦弱的小草，一株株参天的大树……

国民政府老虎团团长张敬涛，残忍地杀害了一对中年夫妻，而后割下两颗滴答着鲜血的人头，像祭品那样，虔诚地供奉在新起的坟前！

人间万恶的血腥杀戮，连天边的星星都感觉心寒入髓。它们像害怕似的惊恐地眨巴着眼睛，悄无声息地隐匿于飘散着淡淡灰雾的蓝天之中……

其实，张敬涛那颗年轻的心，原本像一支浸润着蒙蒙细雨的花蕾，像一株挂着晶莹露珠的禾苗，像一块透明而闪光的水晶。

是抗日战争的烽火，焚烧掉他单纯书生的文弱性格，把他冶炼成为钢铁样的硬汉；爱国者和侵略者厮杀的一个个血腥场面，如鬼斧神工，为他雕刻出一副顽强坚韧的棱角。

一九四六年春，一个黑云低垂的日子。

和父亲同时受审的两个财主，狼狈地跑来告诉张敬涛：农会会长夫妻把他的父亲张仁善逼死了。

此时，弯弯曲曲的闪电，像一只只带着魔力的铁钳，紧紧挤压着他的心。隆隆的雷声，像一发发无情的重炮，咣当咣当在他头脑里轰鸣。

他痛苦而激愤地望着屋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像有一把钝刀在撕割着胸膛，五脏六腑如吹胀的气球要破裂似的。

水晶样的心哧啦一下撕开。

霎时，他血管爆炸，筋骨断裂，全身所有的神经像击岸的浪花般粉碎！

他那年轻英俊的脸庞，变成一张惨白的纸。

为了在客人面前抑制住悲伤和愤怒相交织的情绪，他使劲咬住下唇，嘴角浸出一点点鲜红的血滴。他的冲动和暴怒，让两个客人手足无措，诡秘地互相递一下眼神，匆匆冒雨告辞。

他像一个醉汉，在急骤的大雨里跌跌撞撞。一股股冷风，裹着雨柱猛烈地斜打在他脸上。他剧烈地颤抖一阵，发疯似的把两手挥舞过头顶。既然人世间没有人愿意听他这个冤魂的诉说，他想一跃而起，狠狠地把苍天抓扯过来，公正地为他们父子俩评理。

他们父子俩到底错在哪里？！

万物至尊的苍天，一颗慈爱的心灵，公正犹如天平。她爱护人间的每一个生命，疼爱每一个儿女。

苍天非常同情张敬涛的悲惨遭遇，但无法用语言安慰一颗破碎滴血的心，解脱他肝肠寸断的悲痛。禁不住哗啦啦倒下一阵足以毁灭世界的大雨。

手足无措的部下们，把失去理智的张敬涛，一次次抬进屋里去。

张敬涛的胸膛里犹如万马奔驰，滴血的心灵被压上千钧的磐石，他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由于急火攻心，嘴唇周围冒起一层黄豆大的水泡。三天后他嗓子沙哑，哭声犹如一头被刀子捅到心窝放罢鲜血的猪，微微地挣扎着、轻轻地呻吟着。他那双女人一样美丽的眼睛，托着瞳仁的眼白，网起道道鲜红的血丝，周围淤积着点点黄糊糊的眼屎，闪射出野兽吃人时的凶残与邪恶。

张敬涛血管里流淌起黑色的愤怒激流——让自己和世界同时毁灭的激流。

在国民政府的部队里，张敬涛上上下下深得人心。无论是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还是穷人出身的生死兄弟，都劝他不要往死里糟蹋自己。你是老虎团的团长，手里的枪炮是灭绝人寰的武器，不是烧火的棍子。你头上抗日英雄的辉煌桂冠，是用滚烫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换来的。那么多侵略中国的东洋鬼子都死在你的手上，灭掉农会会长两口子，还不像宰杀两只小草鸡，还不像踩死两条小虫子！

上司和兄弟们的劝解，越发让张敬涛痛不欲生，他痛苦地向上司和兄弟们解释：“从小父母教育我要善良、正派，上学念书学的是孔孟的礼仪。我没杀过鱼，没宰过鸡，现在叫我去杀本村的兄弟爷们，我怎么能狠心下得了手……”

兄弟们一个个咧歪着嘴巴直跺脚，气急败坏地骂他：“原来你是个熊包窝囊废！俗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欺负死咱的老爹，咱把他大卸八块、挫

骨扬灰，是理所应当的。”

张敬涛的心被愤怒和复仇的冲动塞满，这个为了民族安稳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企图摧毁世界的平静，让明媚灿烂的春天，再次充满万恶的杀戮和血腥。他要用一双英雄的铁脚，狠狠碾死农会会长和妇救会长两只害死父亲的小虫子。

张敬涛一次次摆脱噩梦的缠绕，每天舔着嘴边的鲜血，煎熬到父亲过罢五七的忌日。他挑选两个手脚利索甘愿为他卖命的弟兄，各背一把锋利的砍杀过鬼子头颅的马刀，腰的左右别上二十响的盒子枪，披着渐渐拢来的夜雾，骑马由徐州城朝微山湖的张家庄赶去……

静悄悄的夜晚，新月弯弯如钩，几片轻纱样的薄云，像担心它孤独而特意飘过来陪伴它似的。新月头枕薄云，悬挂在灯火点点的船帮之上，犹如清幽幽水面上的一条小船。

聪慧灵性的微山湖，在夜的平静中猛然闻见一股刺鼻的血腥，血腥像针、像锥，把她的全部神经刺痛，胸腔因此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飓风顿时搅碎了湖面，骤起的银灰色波涛，被撕扯得如烟云般奔向天空。生活在水面的野鸭和水鸟，在飓风和波涛相交织的灾难中凄厉地呻吟。

可是微山湖感觉实在无法阻止将要发生的残酷杀戮，吼叫过后，是一阵长长的无奈叹息。

三匹快马踏着微山湖的叹息，发疯似的往前奔驰。嗒嗒的马蹄声，像魔鬼的巨手，粗暴地撕烂了深夜的宁静，将湖边的人们从甜美的梦境里惊醒。

天边静静悬挂的那轮新月，被嗒嗒的马蹄践踏破碎，沮丧地坠落到深深的湖底。此刻的微山湖，像被人泼洒上了一层漆黑的墨汁。

漆黑夜雾中的张敬涛，像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眼里喷射着浓浓的岩浆，一肩膀撞开那扇简单的柳木门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到农会会长夫妻床前。

他哪里还听农会会长求饶解释，烂棉花堵嘴，惩罚性地不允许他们夫妻穿衣，赤裸裸绑架到父亲的坟前。

张敬涛的头咚咚地撞着新起的坟头，他想用儿子的赤诚和孝敬，把父亲游荡在那个世界里的幽魂，重新唤回人间。他那两道河流般的泪水在倾诉，自己的事业还没有成功，还没有娶妻生子孝顺父亲，却给父亲带来这场灭顶的灾

祸，实在愧对善良的父亲。他竭力为这天的行动辩解，实在不想违背祖训，不想大动杀戮之心。可是人家残酷地杀害了他的父亲，杀父之仇不报，对不起头顶上茫茫的苍天，枉为微山湖用奶汁养育出来的血性男人。

张敬涛身后两个放哨的兄弟，被他哭得悲伤心痛，泪如雨下。微山湖被他哭得撕心裂肺，陪伴他呜咽抽泣。

张敬涛在父亲坟前磕完九个头猛然站起。

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张敬涛虽然杀死过无数的鬼子，但面对瘫痪在地农会会长夫妻时，那把带有鬼子鲜血的战刀，握在手里足足哆嗦了十多秒钟。

他再望一眼新起的坟头，丧父之痛使他脸上所有的汗毛竖起，手起刀落。

自从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心如刀绞、度日如年，除了悲痛便是谋划复仇，根本没想到应该准备一些祭奠的东西。

张敬涛再次举刀，砍下夫妻俩的头颅……

东方出现了鱼肚般的白色。

张敬涛微皱眉头稍作盘算，从原路返回，三个人拖家带口，大白天想通过滕县和临城两个县的解放区，比登天还难。他用三匹精良的快马，和本村人交换了一条丈二的筏子，带上母亲和十一岁的妹妹小草，匆匆开船。

筏子比大船灵便，水浅便于弃船靠岸。一旦遇见冤家对头，船尾还可以作为抵抗的工事。大湖上水深风急，扯起白帆在浪头上飞驰，只用掌舵，不需要竹篙撑船。一旦刮风起浪，筏子又比小溜子能抵挡浪头。

筏子在湖上稳稳地行了一段平静的水路，张敬涛哗啦放下半个篷帆，飞身跳上水泊中那个凸出水面的土山。

茫茫的湖水四面环山。

山脚下停泊着几家湖猫子的破旧渔船。

从水边往上看去，一层一层环抱粗的阴柳树，把整个土山染成墨绿色。它们用深茂的根系，保护着山上的土层，山和树在荡漾的湖水里投下一片黑色的影子。

土山的原址是位于小湖上的一个天然岗墩。

道光二十年微山湖大旱，刚刚摆脱湖猫子身份的祖先，用盖瓦屋修院落的钱在岗墩的原址上垫起一座高高的土山。土山上边栽阴柳，同时立下一座高大的石碑。碑中间“千古流芳”四个大字，是用血红的漆沿着刻就的笔画描绘的魏体，刚劲有力。

大旱过后，百里微山湖仍然水波荡漾。太阳落山，水面一片黑暗，行船的人可以在这里歇脚做饭。一旦遇见狂风暴雨，茫茫的湖面波浪滔天，土山周围却安然停靠着许多小船。

土山像滔滔大海中的航标，像茫茫沙漠中的驿站。

为了避免土山被大雨冲刷缩小，为了避免波浪对土山侵蚀，从祖爷爷时代开始，张家人每年都请木匠排一条七尺的榆木溜子，溜子上放着铁锹和一根槐木扁担，还有一个柳条编织的大筐。凡是遇到风浪来土山避风躲雨的人们，大风过后，都会主动运一船湖泥垫在山上。

土山一年一年不断地增长，不怕水淹的阴柳树，一年比一年高大茂密。不断增高的土山，一次次把茂密的阴柳树掩埋。新栽的阴柳树，又从被掩埋并变腐朽的阴柳树上长起。

这座土山既蕴涵着微山湖人的善良品行，也凝聚着千古流芳的深刻含义！

父亲虽然没有看见过写有“千古流芳”的完整石碑，但是石碑和碑上的所有文字，却被父亲完整地装在心里。

父亲为了让土山容纳更多遇到大风而停船的湖猫子，继续沿袭着先人的风俗，把仅露出“千”字的石碑，又深深埋在湖泥里，仅留下一个清晰的记忆。

自从四兄弟立志保国家、打鬼子开始，张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衰落，父亲因负担过重，再没有力量每年排一条榆木溜子，以致终止了先人传下来的善行。

土山自下而上，中间有一条仅能拉开单车的山道。多少年雨水的冲刷，那条山道明显凹了下去，和两边盘踞着阴柳树的山体相比，山道深深陷在半圆形的沟里。

张敬涛用手撩开阴柳树摆动的轻柔长裙，快步走向人工雕琢湖水侵袭不到的山顶。

一座孤零零的坟茔，坐落在山顶。

坟茔里埋葬着年轻的大哥。

地下的大哥连接着张敬涛，连接着另外两个兄弟深厚而真挚的情义。

山顶杂草丛生，茂盛的阴柳掩映。

懂风水的人只需看一眼孤坟的布局，就知道安息在这里的人，正在遥远的世界里，等待着人间将要和他一起去生活的亲人。随着岁月流逝，人间的亲人将来会照搬他的样子，用出自湖底黑黄参半的泥土，在他下首盖起一座一座尖顶的土房子。

孤坟旁边一棵环抱粗的阴柳树，不知什么时候遭到雷击，树冠被劈倒，仅仅和半身裸露的树身连着几道惨白的木丝。

眼前的情景，很像张敬涛此刻的心情。

张敬涛朝着野草丛生的孤坟跪下去，话里充满凄楚和委屈：“大哥，我杀人了，杀了我们庄上的人。我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微山湖，三弟是特意来跟你打招呼的。兄弟一旦能回来，我会好好照顾嫂子和孩子。如果兄弟永远不能回来，我和嫂子孩子一样落苦了，到时候你要原谅你无奈的三弟。我父亲他年纪轻轻就走了，父亲是老实的善良人，是被人家欺负死的。他虽然一肚子的学问，可惜没有一点点用处，自己都不能保护好自己。有空你就遇到我家林上去，替三弟照顾好保护好老人家，百年之后我到你那边当牛做马好好地报答你。”

他闭一下眼睛，起身往回走。走到半山腰处，脚被什么东西绊住，打了一个趔趄。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爱恋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用带着血腥的手抚去硬物上边的尘土，路中间冒出石碑的印迹。

张敬涛脸上漾起遗憾和惊喜相混杂的表情，破碎的心隐隐泛起一丝对石碑恋恋不舍的情绪。

他呆呆地望着即将出土的石碑，鼻尖发酸。

当初，他像父亲一样把“千古流芳”深深埋在年轻的心里，可如今却两手沾满农会会长夫妻的鲜血。对眼下的他来说，“千古流芳”仅仅是雨后的彩虹，仅仅是曾经有过的梦幻和悲苦的回忆。

张敬涛转过头，喃喃地说：“大哥，我希望你每天都能看见这座石碑。你是我们的老大，有权力代表我们四兄弟，享有‘千古流芳’的美誉。”

此刻他竟然羡慕起躺在孤坟里的大哥。大哥为国捐躯，值得中华民族敬仰，值得后代儿孙崇拜。大哥的灵魂每天都面对着这座刻有“千古流芳”的石碑，心里该是多么自豪。

可张敬涛因为杀人而精神颓废。

他回到船边，颤抖的手从衣袋里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钱，躲避开船家人的目光，深深地埋在那里。他默默地朝山上的孤坟说：“大哥，三弟心粗，没有给你烧纸。我身上只有这两块钱了，阳间的钱你拿到阴间兑换着花去。这两块钱盖不起楼房，排不起大船，你买几盒纸烟抽。这也是我和二哥四弟的一番心意。”

张敬涛像要和微山湖生离死别一样，忍受着刀绞般的心痛，抬腿跳上那只丈二的筏子。

母亲哆嗦成一团，机械地重复道：“你个毛躁孩子，回家来怎么就不和娘招呼一声呢？你不该惹祸招灾，杀死他们夫妻……”

妹妹小草并没有埋怨哥哥，她那专注而孤寂的眼神，聚集起来的是留恋的泪水，是化成液体的凄苦。那目光久久停留在泛绿的土山上……

湖上的风渐渐刮起，土山上垂拂的柳枝发出阵阵啸声，听上去像有无数的人在呜呜地哭泣。

浪头披着清晨的光亮，推拥着那条丈二的筏子，向天水相连的大湖驶去。

从此，内战硝烟像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大口大口地啃噬着微山人血淋淋的心……

在有风雨雷电、有辉煌荣耀、有坎坷折磨、有揪心苦难的岁月里，陈铁第三次走进弥漫着特殊气味，充斥痛苦病人轻轻的呻吟和孩子尖声叫喊的医院里。

前两次进医院时，鬼门关阴森森的大门敞开着，死神紧紧扼住了他的脖子。他凭借年轻人的躯体和顽强的性格，折断魔爪，从敞开的鬼门关前大步走到今天。

今天的陈铁心里所盼望的是像前两次一样，一场虚惊之后绝处逢生，生命之旅重新出现人间的奇迹。

医院病房前那条长长的、狭窄的走廊，日出时显得格外地耀眼，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日落后却是那么暗淡模糊，昏黄的灯光下一片沉寂。

蔚蓝天空照射下来灿烂阳光，那是公元一九七九年春天明晃晃的阳光。明晃晃的阳光看样子舒适地吃罢了茶饭，精神饱满地穿透病房前那层带着淡淡灰尘的玻璃，铺展在一副繁忙景象的走廊里。

狭窄灰色的走廊，不知什么时候添加了几张病床。来往的人们像小河里哗啦啦流动的水，而添加的病床就像丢弃在河床里的石头。那些感受到阻力的行人，一双双或明亮或迟钝的目光，有的流露着厌烦，有的饱含着同情。在这些床上住着的病人，仿佛比病房里的病人低一等，需要人们去同情、去可怜似的。

行人的目光像一把把清扫垃圾的扫帚，当清扫到胳膊上挂着点滴的陈铁时，没有人会觉得他和走廊里的其他病人有什么不同。

无情的岁月、坎坷的经历，为陈铁磨砺出一副特殊的容貌——苍老、萎缩，脸上的皮肤像是用一块粗糙的榆树皮粘贴上去的。人们很难判断出他的实际年龄，说他七十多岁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陈铁容貌萎缩，人们对他除了有着怜悯和同情之外，又多出三分的轻蔑和鄙夷。

阅历丰富、目光犀利的精明人，从陈铁那张粗糙的脸上，也许会窥探出深不可测的内涵。由此断定他的青春时代有过耀眼的辉煌，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特别是他那双鱼鹰一般冷峻而犀利的眼睛，蕴藏着世人所缺乏的顽强和固执。

无论是往来穿梭的医生和护士，还是一脸忧郁茫然的病人，谁也不会想到，陈铁的灵魂竟能抽离肉体。此刻，他的灵魂正轻飘飘地游离于那副干柴般的躯壳外，大步走出嘈杂的、药味浓郁的医院，走向遥远的青春和辉煌过去。

陈铁的青春如雨后的春笋般蓬勃旺盛，辉煌像春天隆隆的惊雷震荡着微山湖的上空。

抗日胜利之后，陈铁离开生他、养他、培育他的微山湖，把一支由毁灭到复苏、由发展到壮大的革命武装——微山湖大队，亲手交到华东野战军手里。华野的首长将微山湖大队原班人马归入华野，建制归属华野一个纵队直接指挥的独立营。

在国、共两党抗战后不断产生摩擦的时间里，陈铁所指挥的独立营总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故被华东野战军誉为“铁营”。

铁营被写进中国革命历史画卷的具体时间——一九四七年的春天。

纵队司令员表情威严，炯炯的目光锋利得像刀，有力地朝陈铁一挥手臂：“无论你陈铁有多大的困难，面对着怎样的危险，只要你的铁营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一定要坚守住那个关键的山口，拦截住国军从西边增援的部队。”

陈铁接受命令后，三百多张流露着朝气、蕴含着杀气的年轻脸庞及时出现在通往沂蒙山的山口，三百多双没有丝毫恐惧的眼睛，盯视着山口外空荡荡的前方。

山口是沂蒙山通往枣庄、滕县、薛城和微山湖唯一的通道。想从西边进入沂蒙山，必须经过这里。

陈铁背后轰鸣着激烈的枪炮声，国共两党的军队展开了生死搏杀。他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很想和大部队的同志们一起，打一场智慧、顽强而顺应天意的硬仗。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把增援的国军拦截在沂蒙山的山口之西，意义同样重大。

五月的沂蒙山，是一年当中最美丽、最富有生气的季节。

桃花开，杏花败。比桃花稍稍迟开的梨花都已经衰败，所有的果树都吐出了嫩绿的叶片。山头上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树木，山坡上大块小块的春作物，把灰色的山、蓝色的天染得一片碧绿。

山脚下村庄里的刺槐，缀满了一串串洁白的槐花。轻轻吹拂的山风，弥漫着素雅的、沁人心脾的淡淡香气。

雄峻富饶的沂蒙山，处处透着鲜活和灵气。

陈铁站在山口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向三百多名战士做战斗前的布置：“同志们，我们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啦！为了推翻一个腐朽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要把从这里通过的敌人统统消灭掉。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让增援的敌人死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

激昂的动员令，像一声声春雷，在巍巍的沂蒙山山间回荡，山谷间飘荡着激情澎湃的铮铮誓言。

陈铁的动员令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为了组织的辉煌大业，为了将来让老百姓都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我们要视死如归……”

在两天静静的等待里，陈铁焦躁的脑海里不止一次闪现出天真可笑的荒唐念头，国军的增援部队最好不要经过微山湖和枣庄，他内心希望这里永远平静，没有战事。

钢铁与炸药制造出来的雷霆风暴，毁灭的是宝贵的生命和美丽的山川，陈铁心里疼爱三百多名兄弟。他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境和出身，了解每一个人的性格和心地，熟悉他们像熟悉他自己。

为了革命事业，铁营的全部战士还没有一个人娶妻生子。三百多个人，每一个人都被他看做自己的眼睛、耳朵和鼻子。

如果让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而又不损伤眼睛、耳朵和鼻子，陈铁会虔诚地朝着南海跪拜，朝着西天念阿弥陀佛的。

黎明前那淡淡的晨雾，还没在山口外消散，国军增援的部队便由远及近，浩浩荡荡地出现在陈铁模糊的视线里。陈铁脑海里的荒唐念头，就像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瞬间消失。

陈铁参军九年，战争中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较量，把他锻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他跑进半山坡一片稀疏的树林里，微锁着刚毅的眉弓，往前探着身子，搭

眼一望，断定对方增援的部队接近一个师的兵力。

陈铁的铁营要面对国军的一个师，困难和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好在铁营是负责拦截，而不是进攻，选择好有利的地形，完成任务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陈铁把工事选择在山口一个突出的高坎上，这样，前方增援的部队要想通过这里，就必须像弓腰拉车爬斜坡似的。天然的地理位置，为自己的部队增强了很大的战斗力。

部分战士在抢修工事，部分战士躺在树林里养精蓄锐，那一副副似睡非睡沉稳而年轻的脸庞，将要发生的激烈战斗，似乎和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山风像慈母的手，亲切抚摸着陈铁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他紧绷着嘴唇，眼睛睁得很大，一眨不眨地望着越来越近的国军。他的精神没有丝毫的紧张，平静的脑海中在谋划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如何才能大量杀伤增援的国军。

国军已经进入战士的射程，陈铁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布局。躺在树林里休息的战士，被他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分作两队，各带一挺轻机枪，快速登上山口的高处，让阵地形成一个口袋。

只有大量杀伤国军，才有希望保存自己。

陈铁得意地猛吸一口绿叶和鲜花散发出来的清新空气，感觉有一种畅饮美酒后的舒适与惬意。

国军行军匆匆，竟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埋伏，仿佛想一步赶到增援的目的地。直到树枝伪装的工事里飞出密集的子弹，像狂风卷残云那样把前边的队伍扑通扑通撂倒方才醒悟过来。被子弹撂倒的尸体，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像在陈铁面前修起一道人体工事。

国军在慌乱中纷纷撤退，两边的山崖上又洒下一阵急风暴雨，撤退的国军成片成片地倒下。

殷红的鲜血，打湿了沂蒙山那片肥沃的土地。

山口之间的横向距离不足百米，增援的国军要想从这里通过，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猛烈的炮火轰炸。

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留下斑斑弹痕洒满鲜血的沂蒙大地，此刻又落下一颗一颗呼啸的炮弹。随着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山石像狂风中的暴雨四散横飞。缀满绿叶的小树，根深叶茂的大树，都被炮弹巨大的魔手连根拔起。巍巍的沂蒙山下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变成了人间地狱。

陈铁预料对方会用这一招，便提前命令部队迅速撤出工事，让战士们一个

个躲到安全的地方。他躲避着一颗颗呼啸的炮弹，登高观望对方的行踪和动静，以便随时调整和部署战事。

国军的大炮整整轰炸了两个小时，当他们看到陈铁的工事全部被摧毁，便朝着烟雾弥漫的山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陈铁一声令下，休息好的战士像猛虎下山。他们迅速抢修好被炮火摧毁的工事，架起枪支，进攻的国军又在山道的斜坡上留下一堆一堆年轻的尸体。那些尸体流淌出来的鲜血，汇集起来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朝着山坡下的临时军营漫去。

国军伤亡惨重，他们不得不踩着兄弟们的血迹，再次撤退回去。

陈铁像一个多天来未曾吃饭，一直空着肚子的饥饿汉子，张开血盆大口，想把增援的国军统统生吞下去。他那双眼睛流露着无穷的贪婪，堆积如山的国军尸体，在他看来仅仅是一口微不足道的饭食，根本没有填满他那空空的肚子。

大凡参加过阵地战的士兵，硝烟战火生死存亡，使他们有着深刻而难忘的体会。固守阵地拦截对方，杀伤力最大的是马克辛重机枪。陈铁指挥的铁营，拦截庞大的国军增援部队，靠的就是三挺马克辛机关枪强大的杀伤力。

三挺机关枪的射手，有两个是陈铁手把手调教出来的。一个是杨列国，另一个叫李二水。当年陈铁闯荡革命，把他们从微山湖飘摇的渔船上，生拉硬拽到革命队伍里，现在锻炼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鬼子投降之后，杨列国和李二水一直在东山里学习机关枪的使用、拆卸和安装。他们俩对机关枪所有零件就像对长在自己身上的胳膊腿一样熟悉。黑漆漆的夜晚，把机关枪零散拆开，不用眼睛仅凭手的感觉，就能装好，连绿豆粒那么小的零件，都不会丢失，不会安装错位置。

从晨雾朦胧的黎明，到红红的夕阳坠落西山，一天时间国军用大炮轰炸了三次。铁营的工事三次被强烈的炮火夷为平地。当国军的部队再次发起猛烈的冲锋时，铁营的士兵又以最快的速度，垒起一道简单的工事。

居高临下的地势，不利于国军的进攻。他们多出陈铁十倍的兵力，却被子弹筑起的铁墙阻拦在那里。

第二天的形势急转直下。

陈铁发现对方改变了进攻的方式，给他的拦截任务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国军的进攻和炮火一起进行，士兵进攻一段就匍匐在那里，然后再用炮火寻找陈铁的重点火力。

杨列国和李二水的两挺机关枪，刚刚打完一带三百三十三发子弹，还没来得及变换位置，对方两发小型的炮弹咣咣落下来，两挺机关枪先后被炸哑。

杨列国和李二水当场负伤，撤退下去不知道是生是死。

为了准确掌握对方的状况，陈铁离开工事噔噔跑上山坡，趴到大树后边一个深深的弹坑里，用望远镜仔细扫一遍对方的部队。现任国民政府老虎团团长张敬涛，清晰地出现在国军的前沿阵地。

陈铁心里打了一个寒战，随之粗粗倒出一口凉气。

三弟张敬涛和他二次分手于一九四四年七月砍高粱的季节里。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兄弟俩分别生活在国、共两个政党里。

三弟冒死闯进解放区杀掉农会会长夫妻，用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祭奠了父亲。

担任铁营营长的陈铁，并没有像滕县人民政府和临城县人民政府宣传的那样，把三弟当做不可饶恕而应该追捕的杀人犯。相反，在三弟行动之前，如果陈铁早一天知道张大叔那样凄惨地死去，也会失去理智。为了给亲爱的张大叔报仇，他会带上四弟亲手杀死农会会长夫妻。

陈铁和四弟高洪钟从东山里专程骑快马回过微山湖一次，在清冷的月光下，兄弟俩悲痛而虔诚地跪在张仁善坟前，行了一套微山湖最隆重的、只有亲生父母才有资格享受的九叩礼。

今天，身为共产党铁营营长的陈铁和身为国军老虎团团长的三弟在沂蒙山口相遇。

不需要任何解释，杨列国和李二水的两挺重机枪，是三弟亲手炸哑的。

铁营失去两挺重机枪，等于好汉失去两只手臂。进攻的国军像一条条爬行的虫子，不断地往前蠕动。

陈铁第一次感觉到国内战争的残酷性，脑海里猛然产生了一个不符合共产党人身份的念头，这种兄弟间的残酷搏杀，应不应该发生呢？

在陈铁那双沉稳而又盛气凌人的眼里，国军的部队来源于腐败的政府，士兵们都是豆腐渣做成的，不堪一击。国军中出类拔萃的铮铮英雄，只有他的好三弟。只有张敬涛能和他陈铁比个上下高低。

陈铁紧紧地咬住牙关……